南史/卷3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五 ◄

南史
卷三十六

► 卷三十七

列傳第二十六

羊欣

羊欣，字敬元，泰山南城人也。曾祖忱，晋徐州刺史。祖权，黄门郎。父不疑，桂阳太守。

欣少靖默，無競于人，美言笑，善容止。泛覽經籍，尤長隸書。父不疑為烏程令，欣年十二。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，甚知愛之。欣嘗夏月著新絹裙晝寢，獻之入縣見之，書裙數幅而去。欣書本工，因此彌善。

起家輔國參軍，府解還家。隆安中，朝廷漸亂，欣優遊私門，不復進仕。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，常不奉命。元顯怒，乃以為其後軍府舍人。此職本用寒人，欣意貌恬然，不以高卑見色，論者稱焉。嘗詣領軍謝混，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。時混族子靈運在坐，退告族兄瞻曰：「望蔡見羊欣，遂改席易衣。」欣由此益知名。

桓玄輔政，以欣為平西主簿，參豫機要。欣欲自疏，時漏密事。玄覺其此意，愈更重之，以為楚台殿中郎。謂曰：「尚書政事之本，殿中禮樂所出。卿昔處股肱，方此為輕。」欣就職少日，稱病自免，屏居裏巷十餘年。

義熙中，弟徽被知于武帝，帝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：「羊徽一時美器，世論猶在兄後。」即板欣補右軍劉藩司馬。

後為新安太守，在郡四年，簡惠著稱。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，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，並不就。文帝重以為新安太守。在郡十三年，樂其山水，嘗謂子弟曰：「人生仕宦至二千石，斯可矣。」及是便懷止足。轉義興太守，非其好也。頃之，稱病篤免歸。除中散大夫。

素好黃、老，常手自書章。有病不服藥，飲符水而已。兼善醫術，撰藥方數十卷。欣以不堪拜伏，辭不朝覲，自非尋省近親，不妄行詣。行必由城外，未嘗入六門。武帝、文帝並恨不識之。元嘉十九年卒。

弟徽字敬猷，時譽多欣，位河東太守，卒。

羊玄保

羊玄保，泰山南城人也。祖楷，晉尚書都官郎。父綏，中書侍郎。

玄保初為宋武帝鎮軍參軍，少帝景平中，累遷司徒右長史。府公王弘甚知重之，謂左長史庾登之、吏部尚書王准之曰：「卿二賢明美朗詣，會悟多通，然弘懿之望，故當共推羊也。」頃之，入為黃門侍郎。

善弈棋，品第三。文帝亦好弈，與賭郡，玄保戲勝，以補宣城太守。先是劉式之為宣城立吏人亡叛制，一人不禽，符伍裏吏送州作部；能禽者賞位二階。玄保以為非宜，陳之曰：「臣伏尋亡叛之由，皆出於窮逼。今立殊制，於事為苦。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，若其是邪，則應與天下為一；若其非邪，亦不宜獨行一郡。」由此制停。

曆丹陽尹，會稽太守，太常，吳郡太守。文帝以玄保廉素寡欲，故頻授名郡。為政雖無殊績，而去後常必見思。不營財利，產業儉薄。文帝嘗曰：「人仕宦非唯須才，亦須運命。每有好官缺，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。」元凶弒立，以為吏部尚書，領國子祭酒。及孝武入伐，朝士多南奔，劭集群僚，橫刀怒曰：「卿等便可去矣。」眾並懼莫敢言。玄保容色不異，徐曰：「臣其以死奉朝。」劭為解。

孝武即位，為金紫光祿大夫，以謹敬見知。大明五年，加散騎常侍、特進。玄保自少至老，謹於祭奠，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，口不妄嘗。卒，謚曰定子。

子戎少有才氣，而輕薄少行檢，語好為雙聲。江夏王義恭嘗設齋，使戎布床，須臾王出，以床狹，乃自開床。戎曰：「官家恨狹，更廣八分，」王笑曰：「卿豈唯善雙聲，乃辯士也，」文帝好與玄保棋，嘗中使至，玄保曰：「今日上何召我邪？「戎曰：「金溝清泚，銅池搖揚，既佳光景，當得劇棋。」玄保常嫌其輕脫，云：「此兒必亡我家」。位通直郎，坐與王僧達謗時政賜死。死後，孝武帝引見玄保，玄保謝曰：「臣無日磾之明，以此上負。」上美其言。戎二弟，文帝並賜名曰咸、曰粲，謂玄保曰：「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。」

玄保既善棋，而何尚之亦雅好其事。吳郡褚胤年七歲便入高品，及長，冠絕當時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，胤應從誅。何尚之固請曰：「胤弈棋之妙，超古冠今。魏犨犯令，以材獲免，父戮子宥，其例甚多。特乞與其微命，使異術不絕。」不許，時人痛惜之。

兄子 希

玄保兄子希字泰聞，少有才氣，為尚書左丞。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：「山湖之禁，雖有舊科，人俗相因，替而不奉，熅山封水，保為家利。自頃以來，頹弛日甚，富強者兼嶺而占，貧弱者薪蘇無托，至漁采之地亦又如茲。斯實害人之深弊，為政所宜去絕。損益舊條，更申恒制。」有司檢壬辰詔書：「占山護澤，強盜律論。贓一丈以上皆棄市。」希以「壬辰之制，其禁嚴刻，事既難遵，理與時弛。而占山封水，漸染復滋，更相因仍，便成先業。一朝頓去，易致嗟怨。今更刊革，立制五條：凡是山澤先恒熅臘爐，養種竹木雜果為林艻，及陂湖江海魚梁鯬場，恒加功修作者，聽不追奪。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；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；第五第六品二頃；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；第九品及百姓一頃：皆依定格，條上貲簿。若先已占山，不得更占；先占闕少，依限占足。若非前條舊業，一不得禁。有犯者，水土一尺以上，並計贓依常盜律論。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。」從之。

時益州刺史劉瑀先為右衛將軍，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，季穆為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，屢毀瑀於宏。會瑀出為益州，奪士人妻為妾，宏使希舉察之，瑀坐免官。瑀恨希切齒，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間，瑀密令訪訊被免之由，希曰：「此奏非我意。」瑀即日到宏門奉箋陳謝，云：「聞之羊希。」希坐漏泄免官。

泰始三年，為甯朔將軍、廣州刺史。四年，希以沛郡劉思道行晉康太守，領軍伐俚。思道違節失利，希遣收之。思道不受命，率所領襲州，希踰城走，思道獲而殺之。

希子 崇

希子崇字伯遠，尚書主客郎，丁母憂，哀毀過禮。及聞廣州亂，即日便徒跣出新亭，不能步涉，頓伏江渚。門義以小船致之，父葬畢，乃不勝哀而卒。

沈演之

沈演之字台真，吳興武康人也。高祖充，晉車騎將軍、吳國內史。曾祖勁，冠軍陳佑長史，戍金墉，為燕將慕容恪所陷，不屈見殺，贈東陽太守。祖赤黔，廷尉卿。父叔任，少有幹質，朱齡石伐蜀，為齡石建威府司馬。平蜀之功，亞于元帥，以功封寧新縣男。後拜益州刺史，卒。

演之年十一，尚書僕射劉柳見而知之，曰：「此童終為令器。」沈氏家世為將，而演之折節好學，讀老子百遍，以義理業尚知名。襲父別爵吉陽縣五等侯。舉秀才，為嘉興令，有能名。

元嘉中，累遷尚書吏部郎。先是劉湛、劉斌等結黨，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。演之雅仗正義，與景仁素善，盡心朝廷。文帝甚嘉之。及彭城王義康出蕃，誅劉湛等，以演之為右衛將軍。景仁尋卒，乃以後軍長史范曄為左衛將軍，與演之對掌禁旅，同參機密。尋加侍中，文帝謂之曰：「侍中領衛，望實優顯，此蓋宰相便坐，卿其勉之。」

上欲伐林邑，朝臣多不同；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意。及林邑平，賜群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，演之所得偏多。上謂曰：「廟堂之謀，卿參其力，平此遠夷，未足多建茅土。俟廓清舊都，鳴鸞東岱，不憂河山之不開也。」

二十一年，詔以演之為中領軍。太子詹事范曄懷逆謀，演之覺其有異，言之文帝，曄尋伏誅。歷位吏部尚書，領太子右衛率。素有心氣，寢病歷年。上使臥疾理事。性好舉才，申濟屈滯，而謙約自持，上賜女伎，不受。暴卒。文帝痛惜，贈金紫光祿大夫，諡曰貞。

子 睦

子睦，位黃門侍郎，與弟西陽王文學勃忿鬩，坐徙始興郡。勃輕薄好利，位太子右衛率，加給事中，坐贓賄徙梁州。後還，結事阮佃夫、王道隆等，位司徒左長史，為後廢帝所誅。

兄子 坦之

演之兄子坦之，仕齊位都官郎。坦之子顗。

坦之子 顗

顗字處默，幼清靜有至行，慕黃叔度、徐孺子之為人，讀書不為章句，著述不尚浮華。常獨處一室，人罕見其面。從叔勃貴顯，每還吳興，賓客填咽，顗不至其門。勃就之，顗送迎不越閾。勃歎曰：「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。」

顗內行甚修，事母兄孝友。兄昂一名顒，亦退素，以家貧仕為始安令。兄弟不能分離，相隨之任。

齊永明年中，徵拜著作郎、太子舍人、通直郎，並不起。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：「磊磊落落玉山崩。」顗聞之曰：「此讖言也。」既而太子薨，至秋，武帝崩，郁林、海陵相次黜辱。顗素不事家產，及昂卒，逢齊末兵荒，與家人並日而食。或有饋其粱肉者，閉門不受，唯采蓴荇根供食，以樵采自資，怡怡然恒不改其樂。

梁天監四年，大舉北侵，南陽樂藏為武康令，以顗從役到建鄴，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吳興太守柳惲，責之不能甄善別賢。惲大慚，即表停之。卒家，所著文章數十篇。

從祖弟子 憲

憲字彥璋，演之從祖弟子也。祖說道，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。父璞之，北中郎行參軍。

憲少有幹局，為駕部郎。宋明帝與憲棋，謂曰：「卿廣州刺史材也。」補烏程令，甚著政績，太守褚彥回歎美，以為方圓可施。少府管掌煩冗，材幹者並更其職，憲以吏能，

累遷少府卿。武陵王曄為會稽，以憲為左軍司馬。齊高帝以山陰戶眾，欲分為兩縣。武帝啟曰：「縣豈不可禦，但用不得人耳。」乃以憲帶山陰令，政聲大著。孔珪請假東歸，謂人曰：「沈令料事特有天才。」

後為晉安王后軍長史、廣陵太守。西陽王子明代為南兗州，憲仍留為冠軍長史，太守如故。永明八年，子明典簽劉道濟贓私百萬，為有司所奏，賜死。憲坐不糾，免官。後除散騎常侍，未拜，卒。當時稱為良吏。

憲同郡丘仲起先是為晉平郡，清廉自立。褚彥回歎曰：「目見可欲，心能不亂，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。」仲起字子震，位至廷尉，卒。

憲孫 浚

憲孫浚字叔源，少涉學有才幹，仕梁曆山陰、吳、建康三縣，並有能名。

太清二年，累遷御史中丞。時台城為侯景所圍，外援並至，景表請和，求解圍還江北。詔許之。遣右衛將軍柳津對景盟歃。景知城內疾疫，稍無守備，因緩去期。城內知其背盟，復舉烽鼓噪。後數日，景復進表請和，簡文使浚往景所。景曰：「即日向熱，非復行時，政欲立效求停，君可見為申聞。」浚曰：「大將軍此意，意在得城。下風所聞，久已乏食，城內雖困，尚有兵糧。朝廷恐和好乖貳，已密敕外軍：若台城傾覆，勿以二宮為念，當以死雪恥。若不能決戰，當深壁自守。大將軍十萬之眾，將欲何資？」景橫刀於膝，瞋目叱之。浚乃正色責景曰：「河南王人臣，而舉兵向闕。今朝廷已赦王罪結盟，口血未乾，而復翻背。沈浚六十之年，且天子使也，奉命而行，何用見脅。」徑去不顧。景歎曰：「是真司直也。」然密銜之。又勸張嵊立義，後得殺之。

江夷

江夷字茂遠，濟陽考城人也。祖霏，晉護軍將軍。父斆，驃騎諮議參軍。

夷少自藻厲，為後進之美。宋武帝板為鎮軍行參軍，豫討桓玄功，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。累遷大司馬，武帝命大司馬府、琅邪國事，一以委焉。

武帝受命，歷位吏部尚書，吳郡太守。營陽王于吳縣見害，夷臨哭盡禮。以兄疾去官，

後為右僕射。夷美風儀，善舉止，歷任以和簡著稱。出為湘州刺史，加散騎常侍，未之職，卒。遺令薄斂，蔬奠務存儉約。子湛。

子 湛

湛字徽深，居喪以孝聞。愛文義，善彈棋鼓琴，兼明算術。為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、之盛，人競求自昵，唯湛自疏，固求外出，乃以為武陵內史。隨王誕為北中郎將、南徐州刺史，以湛為長史、南東海太守，委以政事。

元嘉二十五年，徵為侍中，任以機密。遷左衛將軍。時改選學職，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酒，湛領博士。

轉吏部尚書。家甚貧，不營財利，餉饋盈門，一無所受。無兼衣餘食，嘗為上所召，遇澣衣，稱疾經日，衣成然後起。牛餓，御人求草，湛良久曰：「可與飲。」在選職頗有刻核之譏，而公平無私，不受請謁，論者以此稱焉。

初，上大舉北侵，舉朝謂為不可，唯湛贊成之。及魏太武至瓜步，以湛兼領軍，軍事處分，一以委焉。魏遣使求昏，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。眾並謂宜許，湛謂許之無益。劭怒謂湛曰：「今三王在阨，詎宜苟執異議。」聲色甚厲。坐散俱出，劭使班劍及左右推排之，殆於傾倒。劭後宴集，未嘗命湛，上乃為劭長子偉之娉湛第三女，欲以和之。上將廢劭，使湛具詔草。劭之入弒，湛直上省，聞叫乃匿傍小屋。劭遣求之，舍吏紿云：「不在此」。兵即殺舍吏，乃得見湛。湛據窗受害，意色不撓。五子恁、恕、憨、慫、法壽皆見殺。初，湛家數見怪異，未敗少日，所眠床忽有數斗血。孝武即位，追贈左光祿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，謚曰忠簡公。恁位著作佐郎。恁子斆。

湛孫 斆

斆字叔文，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。幼以戚屬召見，孝武謂謝莊曰：「此小兒方當為名器。」少有美譽，尚孝武女臨汝公主，拜駙馬都尉，為丹陽丞。時袁粲為尹，見斆歎曰：「風流不墜，政在江郎。」數與宴賞，留連日夜。

遷中書郎。斆庶祖母王氏老疾，斆視膳嘗藥，七十餘日不解衣。及累居內官，每以侍養陳請，朝廷優其朝直。初，湛娶褚秀之女，大義不終。褚彥回為衛軍，重斆為人，先通

意，引為長史。隨府轉司空長史，領臨淮太守。轉齊高帝太尉從事中郎。齊台建，為吏部郎。高帝即位，斆以祖母久疾，啟求自解。初，宋明帝敕斆出繼其叔慫為從祖淳後，於是僕射王儉啟：「禮無後小宗之文，近代緣情，皆由父祖之命，未有既孤之後，出繼宗族也。雖復臣子一揆，而義非天屬。江忠簡胤嗣所寄，唯斆一人，傍無期屬，斆宜還本。若不欲江慫絕後，可以斆小兒繼慫為孫。」尚書參議，謂「間世立後，禮無其文。荀顗無子立孫，墜禮之始。何琦又立此論，義無所據」。於是斆還本家，詔使自量立後者。

出為豫章內史，還除太子中庶子，未拜，門客通贓利，武帝遣信檢覆，斆藏此客而躬自引咎。上甚有怪色，王儉從容啟上曰：「江斆若能臨郡，此便是具美耳。」上意乃釋。

永明中，為竟陵王司馬。斆好文辭，圍棋第五品，為朝貴中最。遷侍中，曆五兵尚書，東海、吳二郡太守，復為侍中，轉都官尚書，領驍騎將軍。王晏啟武帝曰：「江斆今重登禮閣，兼掌六軍，慈渥所覃，實有優忝；但語其事任，殆同閑輩。天旨既欲升其名位，愚謂以侍中領驍騎，望實清顯，有殊納言。」上曰：「斆常啟吾，為其鼻中惡。今既以何胤、王瑩還門下，故有此回換耳。」

先是中書舍人紀僧真幸于武帝，稍曆軍校，容表有士風。謂帝曰：「臣小人，出自本縣武吏，邀逢聖時，階榮至此。為兒昏，得荀昭光女，即時無復所須，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。」帝曰：「由江斆、謝淪，我不得措此意，可自詣之。」僧真承旨詣斆，登榻坐定，斆便命左右曰：「移吾床讓客。」僧真喪氣而退，告武帝曰：「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。」時人重斆風格，不為權幸降意。

隆昌元年，為侍中，領國子祭酒。郁林廢，朝臣皆被召入宮。斆至雲龍門，方知廢立，托散動，醉吐車中而去。

明帝即位，改領秘書監，又改領晉安王師。卒，遺令不受賻贈。詔賻錢三萬，布百匹。子蒨啟遵斆命不受，詔嘉美之，從其所請。贈散騎常侍、太常卿，謚曰敬子。子蒨。

斆子 蒨

蒨字彥標，幼聰警，讀書過口便誦。選為國子生，舉高第，起家秘書郎，累遷廬陵王主簿。居父憂以孝聞，廬於墓側，明帝敕遣齋仗二十人防之墓所。服闋，累遷建安內史。

梁武帝起兵，遣甯朔將軍劉諶之為郡，脩拒之。及建鄴平，脩坐禁錮，俄被原。

曆太尉臨川王長史、尚書吏部郎，領右軍。方雅有風格，僕射徐勉權重，唯脩及王規與抗禮，不為之屈。勉因脩門客翟景為子緜求昏於脩女，不答。景再言之，乃杖景四十，由此與勉忤。勉又為子求脩弟葺及王泰女，二人並拒之。葺為吏部郎，坐杖曹中幹免官，泰以疾假出宅，乃遷散騎常侍，皆勉意也。初，天監六年，詔以侍中常侍並侍帷幄，分門下二局入集書，其官品視侍中，而非華胄所悅，故勉斥泰為之。

脩尋遷司徒左長史。初王泰出閤，武帝謂勉云：「江脩資歷，應居選部。」勉曰：「脩有眼患，又不悉人物。」乃止。遷光祿大夫。卒，謚肅。

脩好學，尤悉朝儀故事，撰江左遺典三十卷，未就，卒。文集十五卷。

脩弟 曇

脩弟曇字彥德，少學涉有器度，位侍中太子詹事，承聖初卒。曇弟祿。

曇弟 祿

祿字彥遐，幼篤學有文章，工書善琴。形貌短小，神明俊發。位太子洗馬、湘東王錄事參軍，以氣陵府王，王深憾焉。廬陵威王績代為荊州，留為驃騎諮議參軍。獻書告別，王答書乃致恨。

祿先為武寧郡，頗有資產，積錢於壁，壁為之倒，迮銅物皆鳴。人戲之曰：「所謂『銅山西傾，洛鍾東應』者也。」湘東王恨之既深，以其名祿，改字曰榮財，以志其忿。後為作唐侯相，卒。撰列仙傳十卷行於世，及井絜皋木人賦、敗船詠，並以自喻。

子徽亦有文采，而清狂不慧，常以父為戲。脩子紑。

脩子 紑

紑字含絜，幼有孝性，年十三，父脩患眼，紑侍疾將期月，衣不解帶。夜夢一僧云：「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。」及覺說之，莫能解者。紑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，往訪

之。智者曰：「無量壽經雲，慧眼見真，能度彼岸。」儔乃因智者啟舍同夏縣界牛屯裏舍為寺，乞賜嘉名。敕答云：「純臣孝子往往感應，晉時顏含遂見冥中送藥，又近見智者以卿第二息夢雲'飲慧眼水'。慧眼則五眼之一號，可以慧眼為名。」及就創造，泄故井，井水清洌，異於恒泉。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，稍覺有瘳，因此遂差。時人謂之孝感。

南康王為徐州，召為迎主簿。紑性沈靜，好莊、老玄言，尤善佛義，不樂進仕。及父卒，紑廬於墓，終日號慟不絕聲，月餘乃卒。子總。

紑子 總

總字總持，七歲而孤，依於外氏。幼聰敏，有至性。元舅吳平侯蕭勱名重當世，特所鍾愛，謂曰：「爾神采英拔，後之知名，當出吾右。」

及長，篤學有文辭。仕梁為尚書殿中郎。武帝撰正言始畢，制述懷詩，總預同此作。帝覽總詩，深見嗟賞。轉侍郎。尚書僕射范陽張纘、度支尚書琅邪王筠、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並高才碩學，總時年少有名，纘等雅相推重，為忘年友會。之遴嘗酬總詩，深相欽挹。

累遷太子中舍人。侯景寇建鄴，詔以總權兼太常卿，守小廟。台城陷，避難會稽郡，憩於龍華寺，乃制修心賦。總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，又自會稽往依焉。及元帝平侯景，徵為始興內史。會魏克江陵，不行，自此流寓嶺南積歲。

陳天嘉四年，以中書侍郎征還。累遷左戶尚書，轉太子詹事。總性寬和溫裕，尤工五言七言，溺於浮靡。及為宮端，與太子為長夜之飲，養良娣陳氏為女，太子亟微行遊總家，宣帝怒免之。後又曆侍中、左戶尚書。

後主即位，曆吏部，尚書僕射，尚書令，加扶。既當權任宰，不持政務，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，多為豔詩，好事者相傳諷翫，於今不絕。唯與陳暄、孔范、王瑳等十餘人，當時謂之狎客。由是國政日頹，綱紀不立，有言之者，輒以罪斥之，君臣昏亂，以至於滅。

禎明三年，陳亡入隋，拜上開府。開皇十四年，卒于江都，年七十六。其為自序云：「太建之時，權移群小，諂嫉作威，屢被摧黜，奈何命也。」識者譏其言跡之乖。有文集三十卷。長子溢，頗有文辭，性傲誕驕物，雖近屬故友，不免詆欺。

曆中書黃門侍郎，太子中庶子。入隋，為秦王文學，卒。

弟子 智深

江智深，夷之弟子也。父僧安，宋太子中庶子。夷有盛名，夷子湛又有清譽，父子並貴達。智深父少無名問，湛禮敬甚簡，智深常以為恨，自非節歲不入湛門。及為隨王誕後軍參軍，在襄陽，誕待之甚厚。時諮議參軍謝莊、主簿沈懷文與智深友善，懷文每稱曰：「人所應有盡有、所應無盡無者，其江智深乎。」

元嘉末，除尚書庫部郎。時高流官序不為台郎，智深門孤援寡，獨有此選，意甚不悅，固辭不拜。後為竟陵王誕司空主簿、記室參軍，領南濮陽太守，遷從事中郎。誕將為逆，智深悟其機，請假先反。誕事發，即除中書侍郎。

智深愛好文雅，辭采清贍，孝武深相知待，恩禮冠朝。上宴私甚數，多命群臣五三人游集，智深常為其首。同侶未及前，輒獨蒙引進，每以越眾為慚，未嘗有喜色。每從遊幸，與群僚相隨，見傳詔馳來，知當呼己，聳動愧恧，形於容貌，論者以此多之。

遷驍騎將軍、尚書吏部郎。上每酣宴，輒詆群臣，並使自相嘲訐，以為歡笑。智深素方退，漸不會旨。上嘗使以王僧朗戲其子景文，智深正色曰：「恐不宜有此戲。」上怒曰：「江僧安癡人，癡人自相惜。」智深伏席流涕，由此恩寵大衰。

出為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、南東海太守，行南徐州事。

初，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，使群臣議謚，智深上議曰：「懷」。上以不盡嘉號，甚銜之。後車駕幸南山，乘馬至殷氏墓，群臣皆騎從，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深曰：「此柱上不容有'懷'字「，智深益惶懼，以憂卒。

子筠，太子洗馬，早卒。後廢帝皇后，筠之女也。廢帝即位，以後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，筠妻王平望鄉君。

智深兄子概早孤，智深養之如子。概曆黃門吏部郎，侍中，武陵王贊北中郎長史。

江秉之

江秉之字玄叔，濟陽考城人也。祖逌，晉太常。父纂，給事中。

秉之少孤，弟妹七人並幼，撫育姻娶，盡其心力。宋少帝時，為永世、烏程令，以善政著名東土。徵為建康令，為政嚴察，部下肅然。後為山陰令，人戶三萬，政事繁擾，訟訴殷積，階庭常數百人。秉之禦繁以簡，常得無事。宋世唯顧覬之亦以省務著績，其餘雖復刑政修理，而未能簡事。以在縣有能，出補新安太守。元嘉十二年，轉在臨海，並以簡約見稱，卒於官所。得秩悉散之親故，妻子常饑寒。人有勸其營田，秉之正色答曰：「食祿之家，豈可與農人競利。」在郡作書案一枚，去官留以付庫。

秉之宗人邃之字玄遠，頗有文義，撰文釋傳於世，位司徒記室參軍。

秉之子徽，尚書都官郎，吳令。元凶殺徐湛之，徽以黨與見誅。子謐。

孫 謐

謐字令和，父徽遇禍，謐系尚方。宋孝武平建鄴，乃得出為於湖令，強濟稱職。宋明帝為兗州，謐傾身奉事，為帝所待。即位，以為驃騎參軍。弟蒙貌醜，帝常召見狎侮之。

謐再遷右丞，兼比部朗。泰始四年，江夏王義恭第十五女卒，年十九，未笄，禮官議從成人服，諸王服大功。左丞孫奐重奏：「禮記『女子十五而笄』，鄭玄云：『應年許嫁者也。其未許嫁者，則二十而笄。』射慈云：『十九猶為殤。』禮官違越經典，於理無據。」太常以下結免贖論，謐坐杖督五十，奪勞百日。謐又奏奐先不研辯，混同謬議，准以事例，亦宜及咎。奐又結免贖論，詔可。

出為建平王景素冠軍長史、長沙內史，行湘州事。政教苛刻，僧遵道又與謐情款，隨謐蒞郡，犯小事，餓系郡獄。僧遵道裂三衣食之盡而死，為有司奏，征還。明帝崩，遇赦免。

齊高帝領南兗州，謐為鎮軍長史、廣陵太守。入為遊擊將軍。性流俗，善趨時利。元徽末，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，謐深自委結。景素事敗，僅得免禍。蒼梧王廢後，物情尚懷疑貳，謐獨竭誠歸事齊高帝。升明元年，為黃門侍郎，領尚書左丞。沈攸之事起，議

加高帝黃鉞，謐所建也。事甯，遷吏部郎。齊建元元年，位侍中。既而驃騎豫章王嶷領湘州，以謐為長史，封永新縣伯。三年，為左戶尚書。諸皇子出合，用文武主帥，悉以委謐。尋敕選曰：「江謐寒士，誠當不得競等華儕，然甚有才幹，可遷掌吏部。」

謐才長刀筆，所在幹職。高帝崩，謐稱疾不入，眾頗疑其怨不預顧命。武帝即位，謐又不遷官，以此怨望。時武帝不豫，謐詣豫章王嶷，請閑曰：「至尊非起疾，東宮又非才，公今欲何計？」武帝知之，出謐為鎮北長史、南東海太守。未發，憂甚，乃以奕棋占卦云：「有客南來，金碗玉杯。」上使御史中丞沈沖奏謐前後罪惡，請收送廷尉。詔賜死，果以金罌盛藥鴆之。

謐子 介

子介，建武中為吳令，政亦深苛。人間榜死人髑髏為謐首，介棄官而去。

論

論曰：敬元夷簡歸譽，玄保弘懿見推，其取重於世，豈虛名也。然玄保時隆帝念，雖命稟于玄天，跡其恩寵，蓋亦「猶賢」之助。沈氏世傳武節，而演之以業尚見知，綢繆帷幄，遂參機務。處默保閑篤素，叔源節見臨危，懿德高風，所謂世有人矣。茂遠自晉及陳，雅道相系，弈世載德，斯之謂焉。而總溺於寵狎，反以文雅為敗，然則士之成名，所貴彬彬而已。玄叔清介著美，足以追蹤古烈。令和窺覘成性，終取躓于險塗，宜矣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